

書 叢 代 時

論 軍 新

著 萊 卓

譯同 邵世廖 島文劉

社 學 共

尙志學會叢書

中國人口論

一 册 四 角

採取歐美學說及婚姻室家諸制度
就中國人口現狀作比較的研究

爲改良之商榷

誠爲中國人羣進化之南針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1169)

L' Armée Nouvell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月初版

(新軍論 一 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M. Jaurès

譯者 劉世文 邵島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漢口
杭州蕪湖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新軍論 (L'Armée Nouvelle Par M. Jaurès)

目錄

第一章	兵力與無形力	一
第二章	現役與預備役	二一
第三章	殘缺防禦與完全防禦	四六
第四章	拿破崙制度之危險	六三
第五章	將來——攻擊與防禦	九六
第六章	法國大革命之遺傳	一二九
(1) 革命軍——混成軍		一二九
(2) 軍紀與組織		一六四
第七章	新組織的意見——掩護隊——法瑞軍官問題之比較	一九二

第八章	軍官之組織與教育——假出身一律	二三〇
第九章	軍官與勞働組織——軍官在大學	二五八
第十章	道德的及社會的法則——軍隊國家勞働階級	二七八
	(1) 內部之壓制	二七八
	(2) 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	三〇五
第十一章	復論軍官問題——任官陸級	三二五
第十二章	理想與事實之運動	三四八
第十三章	實行	三六九
	法律草案	三八六

新軍論

第一章 兵力與無形力

余茲所欲述者。乃關於「國民防禦與國際和平」之問題。此問題也。余欲以之爲法國社會的組織之計畫。余欲以之請願國會而爲之立法。

爲社會主義計。爲國民計。有一事焉。急須以社會黨的意見而爲之論定者。則法國陸軍之制度及其對外之政策是也。

爲使其趨向社會的公道起見。爲自由創造準備一種「勞働者有組織有主權的社會新秩序」起見。法國所最感需要者。和平與安寧也。欲其和平與安寧。不可不使法國放棄其對外之侵略。不可不置法國有不被攻擊之地位。然茲有一難題焉。曰「爲法國計。爲世界計。將何道以增高和平之機會？法國盡力於和平矣。設其一朝被攻擊。將何道以增高其防禦之機會？將何道以增高其制勝之術？」是也。

今有國焉。不欲和平。朝夕惟國際紛爭是望。侵略是圖。惟恐戰爭之不至。余也縱不憚煩。諄諄焉語以和平之道。匪徒然哉。余以爲保障和平之道。獨特夫政治之公道光明也。獨特夫暴力之放棄也。獨特夫公平且有實效之新裁判手段而能解決一切紛爭也。獨特夫吾平和之國民。具堅韌之防禦。使彼抱侵略主義之國家。失望落膽。而不敢輕於一肆也。是數者。豈獨余所認爲致永久世界和平之道。亦卽吾社會黨最高之目的。豈獨吾社會黨最高之目的。實卽吾社會黨之行爲與生命。吾社會黨之希望。固不以國際平和國民自主自封也。必也以吾黨之誠意之良謀致吾國家於完全致吾民主政治於完全而後可。蓋脫吾國民者。疑吾黨之行爲將危及吾國家之存在。則吾黨將何道以鼓吹以引導吾國民而從事於社會主義的改組乎。且最高的公道。吾黨所主張者也。吾黨所希冀於吾國家者也。吾國家必健在。吾國家必自由。而後吾黨之希冀。庶有所成就。吾國家幹也。吾黨之希冀。也。脫有傷其幹者。吾黨將何道而使其果乎。且國民防禦。事至重也。必全國民一致而後舉。脫有國民者。不信任吾黨。不熱心此國民防禦。則吾黨將何道使此國民防禦強而有力乎。是故吾黨者。須以吾黨之行爲。須以吾黨聰明正直之行爲。將一切國民對於吾黨之誤解打消。

將對於吾黨主義一切之誣陷之不可修正的邪說打破。吾黨對於所謂愛國愛國之鄉愿。毫無容赦也。彼鄉愿常執一面之見。假託國民利益之名。而致國家政策於侵略。而致國家地位於戰爭於危險。吾黨則欲聯合真愛法蘭西之良市民。而從事於『免脫法蘭西於戰爭之騷亂。戰敗之屈辱之痛苦』也。

最要者。爲吾黨計。爲社會主義計。則社會黨國民公會及社會黨國際公會所議決之事件。不可不以吾黨之連續的鼓吹而期諸實行也。則吾黨之懷抱。不可不開誠公布於吾國民之前。使吾國民了然吾黨之理想。非滄茫然不可目見手接。危險焉違乎中道。而實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放諸四海而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最要者。當以吾黨之盡力。使勞働者之自由與祖國之自由人類之和平相連屬而無中斷也。最要者。狂熱好戰之夫。半良心無氣力之病者。不可不以『有組織有智識的勞働者』之盡力而療治之也。最要者。彼可惡可笑之戰爭。於人類史上。爲禍爲福。雖無定評。而在今日『民主政治的世界』『勞働神聖的世界』之下。其爲物也不合時不合理且有罪。吾黨當彰明較著以宣布天下也。最要者。吾黨須常以維持和平責政府。政府苟未勉獲和平之

機會，而貿然開戰者。吾黨威脅之以革命。政府苟未盡竭調停之手段，而貿然開戰者。吾黨威脅之以革命。政府苟無正當理由焉，而開戰，而致吾國家爲世界輿論人類良心所不許者。吾黨威脅之以革命。而此革命之旨趣，爲愛國的。同時爲人道的。此革命之力，當爲一切社會黨機關之發展力。聯合力也。最要者。吾黨當與各國勞動者相親睦，相連結，以期建設一強有力之「勞動者的人道大本營」。俾能於國民競爭中維持公道國際紛爭中盡力和平也。最要者。吾黨當不失機宜。督責各國政府。尊重海牙條約所規定之和平保障也。最要者。吾黨當要求各國。於各條約中加載「一般調處」之條文。加載「傭工保護」之條文。並要求得各「歷史本邦」Patries historiques 本國也。之自由同意。而組織一「勞動者的社會本邦」。Patrie Sociale du travail 若勞動者的聯邦也。然欲冀此「勞動者的社會本邦」之成立。則首當顧及各「歷史本邦」之獨立。首當顧及各「歷史本邦」之國防的手段也。最要者。吾黨所主張之新軍備。斷非孱弱。須不撓不屈足以自防也。最要者。吾黨當證明各新軍之優長，吾新軍之效驗。最要者。當以吾人之熱誠奉公。宣揚主義。激發國民。欣然願然從事於徒手教練，持槍教練，野外演習，及一切之軍事教育。而證明修軍備者。正不必終日於無事。

的機械不生產的機械之營房。最要者。『當以吾人之熱誠奉公。俾國民瞭然吾黨之反對現軍備，反對戰爭。非原於利己心。非原於奴隸的惰性。非原於村夫的怯懦。吾人固毅然然的。克盡其「國民的，防禦的，軍職。」克勝其「不直之敵。」然則彼詈咒吾黨之鄉愿。其亦可以已歟。其亦恍然吾黨之具有吾「歷史本邦的積勢力。」吾「社會本邦的信仰力。」與夫「勞働神聖力，」「人道力，」「正直力」歟。』凡此。余意見之大端也。余將盡余力之所能及。以期其實行。余將以組織國防之條件，建設和平之保障開陳於國會。

國民與社會主義之誤會。不可不消滅者也。能消滅。斯大有益於國家矣。凡一國家。當危急存亡之秋。而不能獲勞働階級之盡力者。則此國家。正如一可憐的破布。敵人拉而碎之。猶發蒙振落耳。然今日者。吾國民果陷於何種謬誤。而尙致疑於吾勞働階級之懷抱乎。吾勞働階級者。其愛國之情。其視防禦國家之自主爲義務而無時或已也。寧不如人乎。今有一事焉。爲吾勞働階級欲要求吾國民者。爲吾勞働階級之權利與義務不得不要求吾國民者。則曰免吾勞働階級於罪惡是也。此種罪惡。置吾勞働階級於不幸。同時置法國於不幸。其罪惡維何。曰「投吾勞働階級於戰爭。

使攻擊其他國兄弟。而此戰爭。又非其直在我也。『吾法國亦嘗於海牙和平會主張調停的政策矣。吾法國亦嘗主張交付爭議於海牙和平會而期實行其調停的政策矣。是吾法國既已熱心和平於既往。吾法國之勞働階級。當使其不輕放棄於將來。當使其不輕中斷吾國際勞働互助之連絡於將來。吾勞働階級與國家。遵此道以維持和平。遵此道以攻擊侵略者。固吾勞働階級之福。亦吾國家之光。是吾人視法國如吾勞働階級。愛法國如愛吾本身。然則國民與勞働階級間之誤會。其可釋然。銘爲一片。而『更有一事焉。爲吾勞働階級可要求吾國民矣。吾勞働階級之權利與義務。不得不要求吾國民矣。則曰「國民組織其兵力。當無階級或黨派的成見。而一爲國民防禦是務也。」』

余所希冀請求於彼軍官者。曰研究社會主義之通義而不具成見也。曰研究吾黨之軍制解釋而不具成見也。妄攻其所不欲與之人。妄非抵觸其習慣之制。於彼軍官等精神上之生活爲不幸也。杜列舒事件。彼軍官等曾詔吾人以經驗矣。譯者註 杜列舒 Dreyfus 法砲兵大尉也以之罪嗣克烈蒙梭等爲鳴不平一八九九年再付軍法會議減爲五年禁錮大統領特赦之一九〇六年卒受無罪之宣告者者意謂大尉猶太人爲同僚排擊誣陷本其社會主義爲伸人道鳴不平

也。該事件之發生也。緣於誤會。彼軍官等殉其漩渦中長官之情。欲煽動軍隊。以攻擊正義。攻擊人道。余不知其內幕中果具若何祕密也。最劣者。彼軍官等之剛愎文過而固守前非也。最劣者。彼軍官等昧然其良心與真理。惱羞成怒。不問其是非曲直與結果。而一味攻擊也。雖然。彼軍官等誠一鼓其最高勇氣。於此最悲劇的證據最屈辱的謬誤中。而尋一教訓與革新。則亦將激發其開明之智與自由之良心矣。夫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彼軍官等將導數百萬之勞働者以從事於戰爭也。當是時。彼軍官等勞働者間。脫有精神上之絕交。脫有思想上良心上不可修正之誤會。其孱弱煩悶。為何如也。孱弱煩悶。則勞働者對於軍官等之信任。不趨於破裂。則流於虛偽。如是。而欲激發其靈魂。使之突進死敵。難矣。夫黑暗戰場中。人之死也。正如飛鳥之翱翔。中落不知其時。與其所。當是時。自軍官至士卒。自士卒至軍官。最要者。生命之交換。信仰之共同。靈魂之團結也。脫吾法國軍官者。對此國民的社會主義及國際的社會主義的大事。漠不關心。對於勞働者所希望的仁慈。毫不察覺。則此無形力。此國民防禦力。將自分而相攻。而所號為國軍者。不過一片斷的無氣力的殘械耳。彼軍官等之固執誠足驚也。雖其中之優秀者。雖其中之汲汲了解現代思潮者。對於社會運動。對

於發展於勞動階級中之良心上的痛苦。亦祇能爲皮相的論斷。如壁大尉者。Capitaine Jihé 彼軍官中健者也。其著書新軍論。亦嘗主張軍隊之不可不如他種機關因應時勢而變易者也。其言曰。

『今日之歐洲舊大陸。是爲一強有力之社會運動所支配。』故彼亦欲軍隊不絕對隔離此社會運動。而生若干關係焉。故彼又曰。

『不可不與以目下軍隊所切望之新教育也。』

雖然。彼未了解此社會運動之真義與價值也。彼固執而不信任之。且監視之不遺餘力。彼視此社會運動之於軍隊。非一革新的原則。實一危險物焉。故彼又曰。

『此社會運動。爲不必隱瞞且不可隱瞞之物。軍隊與生關係。固有益矣。雖然。僅關係至一定程度而止。換言之。此社會運動若瀑布。縱之且橫決。而危及軍隊本身之存在。不可不堤防之。何處宜堤防。卽何處適可而止也。』

彼視社會運動之於軍隊。若危險物。若瀑布。其最高堤防之手段。將當宣戰之日。以強力而錫

除其所謂不良之分子，其所謂無紀律之分子，其所謂反對軍備之分子耶。雖然，此社會運動，此彼大尉畏其危險軍隊之社會運動，究竟爲何物。其亦知之乎。是非他。卽以勞動者本身之盡力，冀增高其幸福，並取得其爲主人之地位也。卽以勞動者之社會的協力同心，而求中止其傭工地位，開採土地同時隸屬土地之地位，無所有權地位，無責任無指揮的意思，無動議權之地位。終日若器械之地位，而達到一自由之地位也。今日者，此種自由自主的思潮，既已穿過經濟制度而入於一切制度。如軍隊。如國家自身。亦如私有財產制。而生變動。脫猶欲以舊規強諸『要求政治的圓滿自由，及社會的圓滿自由之人』使服從。使愛國。則亦多見其難矣。夫如是。誠如彼大尉之言。一切機關。當因應時勢而變易者。則國家自身。亦不得自起變化而如他矣。夫市民進步後。市民對國家。有更大義務焉。同時國家對市民。亦有更大之義務。國家之義務維何。『曰無正當的理由。不投市民於戰爭也。』爲國家者。誠誠實無矯飾。不假託『由貪驕組成的國民利益』之名。爲國家者。誠能以正直的靈魂。盡力於文明人類的調處手段。而維持公正的和平。爲國家者。誠爲不得已爲防禦而攻擊兇惡不直之敵。而召集其市民以從事。則恐無一法國人。無一勞動者。不應聲而至。其全體

的靈魂。衝動其共同的意志。將發生一最豐饒最熱烈無形力的泉源。奔流赴敵。莫之能逆。然則此種泉源流成之長江大河。正不必懼。彼大尉之堤防。彼鋤除之手段。均可以已矣。

社會運動。產生自由。產生爭論。產生爭論而同時產生勢力。勢力也。爭論也。自由也。是爲要素。由此要素組成之國民。不可以曩者之強權治之也。不可以曩者之欺罔治之也。不可以曩者之陰謀虛誕治之也。由此要素組成之軍隊。不可以機械的規律之橫暴統之也。不可以死條文之威脅統之也。國民也。軍隊也。具此新要素。即具強勢力。將無人攻擊之。將無人能攻擊之。將無人能理會攻擊之。是故吾黨。無論何時。有權利焉。要求彼軍官等研究。此社會運動而不具成見。而理解其勢力。勢力既理解矣。而又明夫其運動之原則。合法合理。則吾黨有權利焉。要求彼軍官等承受此不可免的事實而採入軍事制度也。

彼軍官中之同情新思潮者固有人也。然皆格於城府。遲疑不前。如朗古羅鳩將軍。General Langlois 其思想有革新的傾向。同時有守舊的成見者也。彼嘗於一同革情命之雜誌發表其意見焉。彼以爲法國一旦臨戰爭。所賴者。非僅各機關之力。尤在夫意志。力無形力也。彼之言曰。

「將確有一日。吾人不可不挺身臨敵。吾人固感其力之不足也。雖然。吾人誠鼓其勇氣。堅其忍耐。竭盡吾人自身之信德。與夫「吾人社會的職務」之信德。吾人將有制勝之力焉。吾人且須如是希望焉。」

彼又言曰。

「一切機關也。制度也。縱爲戰爭中之最大要素。而無形力尙爲重要的郵傳者。不可忘也。而無形力及發生於「思想的信德」中。不可忘也。」

彼又標明數事曰。

「軍隊之克以制勝也。實有一信德貫澈其間。亞歷山大之軍隊也。愷撒之軍隊也。拿破崙之軍隊也。其信德在夫亞歷愷撒拿翁個人之人格。穆罕默德之軍隊也。其信德在夫宗教。江列達克 *Jeanne d'arc* 之軍隊也。其信德在夫宗教純粹且高尚。且在夫復蘇其祖國法蘭西之意志。一八六六及一八七〇年德國之軍隊。其信德在夫德意志之聯合統一也。法國大革命之軍隊。其信德在夫擁護其自由也。近如日俄戰役。日本感於俄國之壓迫。不得已挺身自

衛。其軍隊之信德。在夫黃種之將來。在夫日本在亞洲之最上權。此所以勝也。至若俄之戰日。僅出於皇室貴族軍人之驕貪思逞。而非國民的戰爭。此所以敗也。故今有一事。吾人其信之。吾人其確信之。即吾人一旦臨大故。吾人能本其信德。激發其良心。勵成一最高尚最貴重之意志。雖攜其不完全之組織以從事。猶能勝之也。吾人乎。其舍命戰破一切之懷疑。激發吾人之靈魂與軍隊之靈魂以從事。彼軍法軍制之缺點。不過一極微渺之錙銖。曷足以輕重其勝負之權衡乎。」

彼之言誠是矣。惜乎何者爲能激發今日法人的熱誠之意志乎。彼未能深切著明之也。無形力之強有力也。一旦臨戰。固如瀑布之奔馳。而此瀑布最深的泉源果何在乎。彼未能深切著明之也。嗟夫。一高貴之將軍。陳布其制勝之道。既知在無形力矣。既知攝攝此無形力於一意志中矣。猶然限於渺茫而不能深切著明之。此即其思想紛亂之徵也。此即其思想無氣力之徵也。朗將軍如是。他軍官等更如是。於是彼軍官等常錯誤看過一惟一的大意志而不顧。此惟一的大意志。釀成於今日人類社會中。而能激發法人之熱誠者也。彼軍官等若將予吾人以強壯劑矣。雖然。彼等

自身且無有也。彼軍官等嘗詔吾人以高視矣。雖然。彼等自身亦無所見也。意者。吾人終且有接受彼在今日軍隊中有權威有聲望的朗將軍之指教之榮乎。則能激發吾人之信德者果何物乎。能若垂天之翼挾吾人而躋勝利之意志。又果何物乎。或者彼將軍視國家爲必要的神聖的。而謂在是耶。然以吾觀之。非僅一國家的意志所能蔽之也。非僅一國家的粗鄙意志。所能激發其靈魂。而予其靈魂以瀑布自高而下之力。使之從事戰爭也。欲使其人盡全力以禦敵。其人僅爲歷史的團體之分子。猶未足也。僅依賴一共同的名譽口碑。猶未足也。卽就彼將軍所舉之例言之。必也有一最高的興奮。發展於潛伏的精神也。必也有一勤勞廣大的計畫之良心。與夫整頓勢力或公道的將來之良心。而後能防禦傳來之國家或新建之國家也。必也或醉心於光榮。或醉心於自主。或醉心於自由。或醉心於自信。而後能超然其靈魂於凡類。而與以強出平常萬萬之力也。彼國家。不過一歷史的遺傳物也。不過一支持物體之平面與點也。其制勝的重要力。非僅以國家也。國家如爐板。如陳積爐板上燃料。非卽光輝的火焰也。然則當危急之秋。將自何處予法國以燃燒靈魂的信德使之光芒萬丈乎。此其信德。非自夫宗教也。朗將軍亦有言。宗教。一過去勢力耳。縱其信徒。溫和